

頻

羅

庵

遺

集

頻羅庵遺集卷九

錢唐梁同書

文四

傳

慕疏

賦

檄

論書

翟晴江先生傳

晴江翟先生名灝字大川後改字晴江翟氏世居汴明處士應隆始遷仁和之臨江鄉三傳至瀘舍封公先生其仲子也性簡訥好讀書家素饒裕有賈業於京師封公使先生北去督之因得友當世魁儒傑士以益砥於學先生晝則與賈人子伍操奇羸握籌算凡尺度淳制質劑之屬悉經理焉入夜閉一室一燈熒然讀書不輟漏四下始寢或竟夜不寢已寢客至不得通戶懸小鉢

若鈴索然客或蹕之於戶外頻擊鉦弗應日禺中起復治賈人事卒以爲常作爲詩文閱中肆外京師諸先達漸有知先生者吾杭鄭筠谷金江聲杭董浦諸先生咸與定交以國學生屢試京兆不利乾隆癸酉舉本省鄉試第六人明年成進士名日益起諸先達爭欲羅致出門下而先生性朴直恥以呈身博高第謝不往名列三甲中例選知縣先生曰非吾所能勝也吾木强不能取悅上官卽不以墨敗終當以不稱職罷矣投牒銓部改就教職丙子教授衢州越六年丁封公憂以歸繼丁母大孺人憂服闋需次十年補金華教授又六年以年至

乞休又三年歲在戊申而先生歿生平無他嗜好壹意
於書自經史外苟可資多識者靡不覽諸子之瓊論百
家之瑣語山經地志之異聞荒冢破壁之奇字包孕而
貫弗之下至街談巷說亦必考所由來有所得輒劄記
之意或齟齬則旁參互訂穿穴以求其合自壯至老手
弱翰一管誤述無倦日短視離牘纔寸客至前不知也
教人必以誠有以古書義質者如繅蘭絲如決奔泉反
覆數千言不竭所著四書考異爾雅補郭湖山便覽草
塘辨利院志通俗編無不宜齋詩橐已板行於世未刻
者家語發覆周書考證山海經道常說文偁經證漢書

藝文補志太學石鼓補考艮山雜志龍井記略南澗理安寺志資福院志三衢可談錄玉屑篋涉獵隨筆平臯小隱詩話桂隱百課箋歷朝著題律選無不宜齋詩文全彙藏於家先生雖官止學博不顯於時家日落不得比中人產然著書等身歿而不朽亦可以無憾矣夫

論曰吾郡城東北門曰艮山居艮山門之外同時以博通稱者有兩人焉一爲先生其一則西林吳先生吳先生不應舉子業惟古是耽所著歛幽錄說文理董讀古之士知好之特不若先生譏述之勤且富耳吳先生奉釋氏教於內典尤精而先生則不信西方聖人之說嘗

自言童子時讀書塾中有僧過其門適塾師外出率衆童子持棓往擊僧僧踉蹌走避封公見而撻之先生曰吾惡其禿也故雖甚好書卒不喜瞿曇氏之書其不同如此嗚呼此可以觀先生矣

南墅徐君傳

君姓徐氏諱以震字省若號南墅先世自餘姚遷湖之德清少宗伯蘋村先生君之曾祖也祖尚書靜園先生諱元正父諱志巖康熙癸巳科副榜知寶應縣遷開封同知有子四君居次生而穎異五歲入家塾卽沈潛不事嬉戲隨父至江南公暇庭訓極嚴母楊太恭人爲周

櫟園司農甥女匱餧中有手批書數種稍長卽能徧觀而盡識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試省闈不售益自刻苦自壬子至壬戌十數年中嘗仿矮屋三條燭下以自磨厲故君爲文構思甚速癸亥丁母艱服闋赴丁卯北闈以五經中順天鄉試時開封公已解組歸里望君益切會壬申下第後大理寺少卿藻川張公以君名保舉國子監等官應 詔補廣業堂學錄閱一年旋遵例赴部効職戊寅選授刑部山東司郎中刑名重案以山東司爲最繁君精心勘比姦胥不能欺有疑則虛心與同事商榷必和衷以期有濟未數月遭開封公喪馳歸偕

兄弟奠先人窀穸課子讀書外足不入城府辛巳春起復補河南司更繁於前自謂鼈勉朝夕可以盡心王事未幾病卒於官年僅四十有七惜乎才不竟其用也命矣夫配趙恭人生子二長秉寬福建鹽大使次秉敬戊子舉人刑部郎中出爲柳州太守以不得吉壤未葬所著南墅小稾二卷先刻餘藏於家

論曰南墅與余兄弟爲南北同年友交契最厚其長君又爲余張氏姑之婿亦余作合也君性和易口無雌黃并不作青白眼余少君七歲嘗同舟北行者再談次輒狎玩之君不以爲忤怡怡然微哂而已余頗自媿非兄

事之義也生平褐衣布被不修飾邊幅入仕後始終如一不知其爲世家子弟也余嘗目爲吳興聖人良非虛語

一齋溫君傳

君姓溫名純字一齋號春湄世系自祖以上並詳君父恪堂先生家傳恪堂諱恭國子生生丈夫子二君其仲也生而穎異五歲從從兄乘珠學甫入塾卽知禮讓佔畢暇唯事塗抹不好弄稍長博涉經史愛讀詩古文詞嘗因小試謁郡守雷公輪異之曰子氣宇非凡非錄錄者幸自愛甲辰遭父喪與兄紳哀毀盡禮事母張孺人

最孝門庭內無間言後學使者竇公來浙補博士弟子
員旋食廩餼入上省門得而復失者再中丞院雲臺先
生先視學時按臨湖郡詩文外兼訪多士之善書畫者
君繪道場山色及秋桑圖以進使者歎賞之比以趙吳
興由是聲譽日益上嘉慶三年戊午援例就教職越四
年壬戌權象山學象山瀕海之地人跡罕至有唐貝冷
該蓬萊觀碑及羅隱東谷二大字君冒暑椎拓寄余余
有詩贈之喜其能好古也學署旁向有姜忠肅祠燬於
火不復舉君倡議率錢新之余爲書記勒諸石又四年
丙寅選授處州府學訓導抵任後獲元柳道傳處州路

廟學記碑因作柳亭於館側訓課之外晝與朋輩論詩
讀晝夜則熒熒一燈沈酣於先正制舉文雖苜蓿清況
未見其不足也戊辰七月以秋試至省先假歸省母觸
熱到家適遭兩女一時天殤既感且鬱於是家人勸弗
與試君不可且泣然流涕曰母老矣冀占一第以博膝
下歡耳復至省勢不能入闈亟歸病逾甚越半月竟不
起蓋八月十九日也距生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春秋四十有五君旣善畫凡屐齒所經登高涉危
恒橐筆硯寫之詩宗白陸書法臨摹晉唐諸家尤工篆
刻其所居曰墨妙樓藏弆名人墨迹精拓碑版及金石

圖史閒聽靜對與古人爲徒輒自意得娶嚴氏繼吳竝
賢能盧召弓學士爲之合傳載抱經堂文集又繼徐氏
生子二妾王氏生子一皆早殤女十人殤其九其一遺
腹後君卒四月生以兄子邑庠生森樟爲後著有墨妙
樓詩稾八卷蓬萊游草二卷括州游草二卷制義一卷
墨妙樓鐵筆四卷亦頗移論書一卷論畫一卷溫氏詩
集四卷吳興詩選十二卷墨妙樓法帖四卷校栞王第
林題跋金石史五經算術雲谷雜記敬齋古今駁溫氏
母訓藏於家

論曰一齋踔厲奮發功名之士也讀書刻意進取凡詩

古書畫篆籀之學靡不流覽不肯多讓人而平日精氣充實又足以副之嘗見其徒步省門衝冒風雨雖十餘里不假輿隸亦其刻苦自恃之過也兩任學博天若縱之名山勝水之區以發金石之祕窮幽極遐搜苔剔蘚手拓六朝唐宋以來志傳未載之題名詩版凡數十件可謂好事者矣以君才力設使其早得志以去則登著作之庭入承明之廬定有以發抒其所抱而乃蹉跎歲月以老卑賤之傷哀樂之感紛至沓來不可遏絕大凡其氣愈銳則內鑠愈甚余憐其志而傷其遇因援舊史氏之例撮其辜較以著於篇

谷園孔君家傳

君諱繼涑字體實號谷園孔子六十九代孫世居曲阜衍聖公諱傳鐸公第五子也公配王夫人繼配李夫人徐夫人君與直隸大順廣道繼洞戶部廣西司主事繼汾並出自徐生十歲而孤讀書異常兒年十五補四氏學生越二年歲試第一廩於庠又二年以優行生貢成均數奇秋試危得危失屢困席舍乾隆戊子年四十三始與戶部君子廣森舉於鄉廣森後登第官檢討以經學稱其舉也年才十七君則文章老宿士論推服咸朴手慶曰谷園今入彀矣兩赴禮部試被放逐家居養母

不復與計吏偕幼聘婁縣張文敏公照女文敏書名海
內君能得其筆法時以小司寇自之求書者紙堆凡案
若束筍中年進而學蘇黃學米晚更學歐虞顏天子
尊師重道釋奠闕里君入逢盛典少時嘗選充講書
官甲辰禮成上於中水行宮命君仿張書以進奉
旨好像張照畱覽發懋勤殿是秋徐太夫人卒君
上有四兄時惟戶部君存戶部君性亢直居鄉往往不
諧於衆會徐太夫人葬事及所著孔氏家儀兩杆文網
多齶齶之者禍幾不測荷聖主矜全罰輸金交河隄
使者再論戍邊恩許納鋟以贖君同憂其患出已貲

助戶部君前後萬七千金已而戶部君客杭州疾作沒
余家君率戶部君子來迎喪歸不數月檢討痛父死亦
亡君悲哀填膺數出遊以紓其結轎每抵家輒忽忽不
樂庚戌十二月遂以疾卒於里去戶部君之沒五年耳
生平勇於爲義歲凶嘗三出千金以賑饑人族有貧無
以斂者不待告附身之具早爲之備於房師張愚髯有
割宅指囷之風其他濟人緩急不可殫計性嗜古人墨
蹟碑版鑑別精審所刻玉虹樓帖十六卷鑑真帖二十
四卷摹古帖二十卷 國朝名人法書十二卷張文敏
瀛海仙班帖十卷並行於世幼聘文敏女未婚殤娶於

華亭王尚書儼齋公女孫長蘆轉運使光麓公女有婦德稱賢內助獨不宜男爲君置簉室亦無子戶部君第七子廣廉爲君後

論曰士抱道藝於身人知之宜也不知之君子亦無悶也君年踰強仕始名列賢書終不得一第以沒己丑榜後上命簡落卷字畫端楷者備中書選君又不得與旣納貲爲中書舍人不就蓋君之遇誠塞而君之志亦可悲已若其事母奉兄兄亡撫姪戶庭以內藹然秩然則又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者矣於祖訓何忝焉

晚耘翁家傳

先生姓嚴氏諱文昶字景王晚耘其別字也先世餘杭人高祖應元公始遷省城隸籍仁和曾祖心字祖士忠父起蛟字雨飛竝隱德不耀雨飛公兩娶於勞皆同里勞彥聲女再繼以朱先生爲勞仲女所出五歲失恃外王母徐太君憐而撫之以長以教性端靜穎悟出就外傳雖弱小巋然若成人稍壯研習經史淬厲爲科舉之學旁及詩古文辭每一藝出輒不下人顧以偃蹇不遇家業中落決意舍經生業讀活人書覃精貫弗洞垣一方自此遂以醫名方徐太君之遘疾也諸舅各遠適未歸先生日夕侍湯藥脇不貼席者數十旬逮棄養長號

擗踊哀感鄰里事母尤極孝謹能得其歡心撫弱弟
不異同母平居恂恂自處不尚奇行而利濟之志至老
不倦凡貧而病者悉心診視施以善藥無不應手愈後
或酬直堅辭不受親串中有窮乏者謀佽助之困頓者
思提挈之或以緩急告無論力之能應與否必多方擘
畫不虛其所請因是家無十日儲嘗客至中有從子私
售其祖遺公屋家具他族或馳白先生且以訟請先生
謝之曰彼雖不肖皆吾祖子孫也使受責於公庭適以
辱吾祖且損彼而無益於公何竟置弗問暇輒手一編
自娛著述甚夥既習於醫皆棄不存唯好爲詩詩格近

放翁沖雅如其爲人今所傳秋山書屋詩鈔其一辭也
外家相繼殂謝俱無嗣先生爲之喪主先後經紀其事
葬於大慈山勞氏祖塋之側復於艮山郭外卜得吉壤
奉考妣合窆焉先生以一身承兩氏之祀生事葬祭各
竭其誠無毫髮憾歲時上冢屬其子曰我死必瘞近勞
氏墓意更深遠嗚呼可謂篤行之君子哉偶示微疾遂
不起時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距其生康熙
四十九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春秋八十有三娶禮氏內
外無間言今七十三歲康彊無恙子三人長樹本早卒
次樹穀樹功女一適文學沈厚均孫三余與先生有葭

萃之戚居不半里而近知之特詳樹穀刊其詩既成請爲傳遂次其生平崖略附之詩後云

郁翁家傳

翁姓郁氏諱昌齡字魯良系出黎陽世居嘉善之清風涇高祖承泉公會祖幾先公行敦孝友事載邑乘祖幼韓公三世竝諸生考敏功公蚤世時翁甫六歲遺田僅數畝節母沈太孺人日夕紡績以養以教稍長卽棄儒業賈以奉菽水故雖少孤食貧而甘旨無闕遇太孺人疾親侍湯藥脅不貼席疾且篤輒仰天泣曰我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天苟不佑予獨何生乃剗股以進越日而

病若失翁無胞兄弟姊妹故視同堂不啻同胞生則周其急沒則任其喪其力不能葬及沒而無後者則擇地以窀穸之立後以似續之嗚呼此其孝友之風真可謂克承先志者矣至若濬市河以濟行舟製水龍以禦火患櫓死梁涉餌餕絮凍無不倡衆捐貲而身任其勞生平慷慨好義爲人排難解紛而人或忤翁負翁則含忍置之卽佃者負租至累歲不償亦未嘗訟於官其厚德之孚於人者深且久故其生也無不私祝其壽考及其沒也無不悼惜夫天之不憖遺也其治家也寬嚴得中教子若孫或務舉業或習貿遷各責其事故子孫雖衆

絕不與門外事其式穀有素焉翁素饗鑠九旬後體益
豐腴白皙如童子沒之前二日夜將半忽衣冠起坐集
家人而言曰汝等好爲人子將逝矣遂瞑目不語問之
僅點首不言病亦無病狀如是一晝夜而沒沒逾時仍
兀坐不動如佛氏之圓寂然蓋其來有自也翁生於康
熙五十年六月初三日沒於嘉慶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年九十有四太學生疊遇 覃恩賚粟帛榮加七品
初配沈繼配費生子四梗坡松垣桂堂柏城孫十曾孫
五翁之婿翔鷺張君與余交久會以明御史馮明玠所
著翁高祖傳屬余補書以壽諸石余卽以翁剗股事跋

其尾故知之素詳今復彙其行狀而求傳於余并乞書以勒石余不敢以不文辭而允其請

過敷五家傳

君姓過諱寬字敷五錫山之舊族也厚重寡言笑事親未嘗違左右尊甫石天先生博學好古喜賓客凡邑中名宿流連於管社山莊者君執子弟禮進食埽除無日以怠遇有緩急告者輒竭力應之他如建宗祠修普濟堂及賑饑任卹之事皆不惜蠲資奮勉圖功以求稱石天先生之意然自此家亦日落矣父沒哭泣盡哀謂季弟仁曰將嗣先志而遺田僅堪自給奚能及人不如爲

賈而求贏於物亦當有濟終喪後率其弟貿易二年家
稍起慷慨施予一如父在時焉先是君居母喪因哀致
疾逮後跋涉懋遷備嘗辛苦病日深遂以不起年僅四
十有七子潤喜學書賦詩超然遠俗尚有先人之遺風
云

論曰詩禮之家其後嗣或不振如西華兄弟葛帔練裙
令人心惻者往往有之石天先生近於俠而君則善於
賈保家業以卒成先志可以曰賢而惜其年之不永也
悲夫

吳一峯小傳

余表弟張仲雅工詩能取友於梁溪得詩友曰吳一峯
短視善嘯性孤立寡交游簡闊不稱人意弱冠工算術
一試算學生再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五中丁卯順天副
榜皆非其志也時汪文端公賞識之畱止邸第文端故
多藏書一峯得徧讀之胷中於是益博生平作詩著書
外無它嗜好家故赤貧不能閉門隱輒挾破硯走東西
南北傭筆爲食四方賢士大夫耳其名爭延致之然落
落不苟合少不當意卽拂衣去游跡幾徧天下所得詩
亦不下數萬首旣自削去太半鈔存一十六卷大致生
峭清麗不肯作寒餓語嘗自期以無俗韻無懦響無杜

撰字則所詣可知矣著書凡二十八種說經居多於易詩撰述尤富夫以君淵雅之才俊逸之筆倘得所遇足以輳轍一世而乃鬱鬱牖下死年止五十有六命矣夫余與君有同年之雅江浙相去四五百里聞聲相思未一識面所知皆仲雅道之嘗告余君小年事有父友杜車騎過之欲呼與語不應至再竟僵臥不肯出蓋自童子時其性僻已如此仲雅不爲誕辭不爲溢美者故可信也君姓吳氏名峻一峯其字又號黼仙父鼐以進士官工部主事會祖祖竝以君從父鼎貴贈翰林學士君以名家子克自樹立成一家言亦其淵源有自也

論曰昔謝臨川稱劉公幹卓犖偏人而其文有氣所得皆經奇一峯似之矣偏非文人美目然其所以卓犖者固在是不則爲鄉愿爲胡廣中庸又孰薰而孰蕕耶余旣傳君因思天下之大耳目之所不及如一峯者或亦有人而余恨不能一一傳之雖然一峯有知其果以余之傳爲重輕乎哉

吳侃叔小傳

侃叔姓吳氏名東發侃叔其字自號芸父余同年文陣子也先世本姓胡明初由天台徙海鹽之澉浦鎮遂易今姓崇禎末中丞貞肅兩公以忠節著事在國史厥嗣

仲木袁仲兩先生以孝稱所謂東海兩孝子者是已曾
祖坤大祖悅貽生四子次卽文陣後改名文暉以弟文
衡無子序當侃叔命爲之後幼穎異讀書多默識體羸
弱時讀時輒與兄以敬講求心性之學一以朱子爲法
兄弟孝友遭父喪哀毀不能堪里人比之兩孝子云補
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屢薦於鄉不售以歲貢入成
均性沈篤寡言笑與人接終日或不出一語及辨決疑
難則侃侃不事唯諾家貧以授徒爲業少贏輒以周子
姓戚友之急而已恒不足待人眞實無飾言或有欺之
者絕弗與校故無賢愚貴賤皆以君子稱之少歲工詩

文後乃潛心經學尤邃於尚書兼通六書工古篆善畫山水師吳仲圭沈啟南極蒼莽之致中歲專心金石之學凡商周秦漢之文及見者無弗考究一字未識沈思冥索期於必得乃已所爲文辭益古茂嘗從錢辛楣少詹游多所商榷少詹引爲畏友焉先人已葬葫蘆山下地卑窪有水侃叔不自安賣田買山經營十餘年始克遷於鳳凰山之南窀穸成矣而侃叔死時嘉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年僅五十七著有羣經字攷讀經筆記書序鏡尚書後案質疑經韻六書述石鼓讀商周文拾遺鐘鼎款識釋文金石文跋尾續澈浦詩話遵道堂

文豪詩稟等書明年孤本履踵余求傳余年家中唯侃叔交最深爰備識之

節孝金孺人傳

孺人姓許氏蘭石公承模長女有蘭金公澧之長婦也生有淑德才十齡母汪太安人疾侍奉湯藥如成人衣不解帶者累月時稱孝女金與許本世有婚姻之約有蘭公爲子椿擇配耳孺人名求委禽焉年十九歸於金三載夫以攻苦得疾不起孺人絕粒願以身殉既念其姑胡太孺人早世翁年就衰中饋無經理者恐轉傷翁心於是飲泣爲未亡人凡門以內事孺人不辭勞瘁一

身任之先意承志無不曲當又以不逮事姑爲憾歲時
祭享羹湯必手自烹餚潔誠以奠久而猶哀人皆以爲
賢孺人曰此吾分內事也吾之不死以是故耳夫亡十
年親姪世昌生翁命爲後彌月卽躬親抱持與同臥起
稍長教以義方籌鐙督課不爲禽犧之愛先是孺人子
歸日以積學勗其夫子夜分不寐嘗自勤女紅佐讀不
少懈而夫卒獲疾不瘳孺人中心悔之每與諸弟妹言
及涔涔淚下然不因此怠荒其子學今子世昌厚重能
文族黨目爲醇謹之士皆孺人教之有素也居恒自奉
儉約蔬菜而外無它味布裹必澣濯補綻之不輕棄而

以後長齋繡佛之日居多而精藍勝地足不一至非世
之女流佞佛者比其持家之善立身之嚴爲何如乎孺
人生於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卒於乾隆五十七年
六月三十日春秋六十子一世昌孫二咸復先於乾隆
四十八年大吏以節孝上聞蒙 恩給銀建坊戚里榮
之余族妹適椿之叔弟世昌卽其所生妹歸寧嘗道孺
人賢余習聞之茲世昌衰絰踵門丐余一言以傳余忝
舊史氏不敢以不文辭因綜其梗槩如此

論曰人莫不愛其所生余妹生子甫周晬而夫沒以大

宗故去諸懷抱略不介意固由余妹粗識大義然非孺人平日苦貞潛德有以感築里之心其遂能視同一體乎亦可謂相得益彰者矣

應節婦傳

節母姓陳氏暨陽上舍生紫朝女及笄歸於應爲詰贈奉直大夫諱二酉第七子文學譽字德言之妻德言以力學致療歿繼兄子楨爲嗣楨復不祿撫遺孤岐祖俾成立乾隆乙未大吏疏請於朝旌表如例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以壽終年七十有九岐祖丐其姻親孫君元音撰狀介妥孝廉芳乞傳於余余曾忝史官闡幽

其職也不獲辭按狀節母性沈默不苟訾笑舉止動中矩矱幼通孝經內則句讀事父母以孝謹稱適應氏三年喪所天子無子女毀容泣血誓以身殉二酉公知之乃垂泣而導曰婦良苦矣然吾兒天且無後齋志終天成夫之志唯婦是賴吾今以楨爲汝後婦雖夫亡而子存吾雖喪子而有孫吾兒不死矣若從夫以死烈矣孝則未爲得也節母銜哀凜受從此力任子職志切全孤其事尊章也如父母處妯娌也如手足率子婦也如師保閭內外事一筦於節母戚里以急難告佽之無恠色遇歲歉輒出粟平糶歲終以錢米分遺族之貧乏者至

今鄰里鄉黨猶稱道勿衰也乾隆癸卯槩歿岐祖才七
齡節母憑棺大慟曰吾夫以讀書殞其生兒今僅以一
衿終乎一綫之延屬在藐孤矣益禮請鄉名宿教岐祖
讀書明禮以慰先人之志畫則屏當諸務夜則篝燈課
誦手自紡績漏率三四下以爲常有勸之貲勞者節母
曰余雖老忘其勞亦爲孫婦輩率耳嗚呼微緒之克振
孰非母貽之哉

論曰暨陽應氏自前明正統間旌曰義門蔚爲望族乾
隆十六年兩浙大祲德言之兄數詣大府助賑爲全浙
首倡奉旨褒獎以州同用銓授廣西西隆州州同旋

升知州嘉慶六年浙西又祲岐祖復推先志出所儲粟助賑特邀議敘尋授職布政司經歷行仁慕義歷世不衰今其曾孫藩祚步蟾皆英英露頭角吾知節母之食報於後者正未有艾矣

包母唐孺人傳

孺人唐氏世爲山陰望族年十七嫁於包爲息圃先生令嗣蘊抒婦春秋六十有一以疾終旣卒哭子聲遠等制匍踵門乞爲傳予之姑歸息圃先生與蘊抒爲外兄弟而孺人父阮谿君又予丁卯同年友故知孺人行事最悉孺人自幼端靜敏慧授女誠內則略上口卽通曉

大義父母尤憐愛之及締姻予姑已下世息圃先生念
內無主饋之婦卽爲蘊抒請期昏焉以敬以慎六親交
稱時方伯虞軒公簉室張氏暨少姑周氏俱在孺人推
豐就約相得無間言而每以不及事姑爲恨故事舅一
如事姑問衣燠寒視膳蚤莫能得其歡心息圃先生老
疾孺人隨蘊抒侍湯藥脇不貼席者數旬迨捐館孺人
髽笄帷堂克贊大事哀禮不愆旣葬服除蘊抒援例爲
鹽課大使補廣東墩白場孺人率子女偕往綜理內政
不以恩蘊抒使得壹意於吏治聞母夫人沒於越東不
獲視舍歛泣涕悲哀歷久不能自己諸女嘗窺孺人左

右臂有瘢痕固問之始泣然曰此汝外王父病劇時所
封此汝王父彌留時割以和糜而進者也乃知孺人之
孝實性成焉隨宦十二年先壠久闢拜掃且昏嫁漸逼
勸蘊抒決歸計門庭整肅諸事皆有程度米鹽凌雜必
躬必親從不假手於子婦僕媼雖勞勸不以爲憊也從
子騰遠少孤貧撫之如子俾立室家得以自樹虞軒公
篤室張氏沒孺人謂張無出禮不祔廟然節孝可欽宜
權禮之變蘊抒以爲然告廟立主并請旌其質仁而知
大體類如此他人所謂卹黨族勤問遺慈臧獲嘵嘵稱
道者於孺人皆其餘耳蘊抒家居善病二十年優游靜

攝不以繁瑣累其心孺人佽助之力爲多所天不祿稱
未亡人者六年揩柱內外形神耗悴有四子其季惇授
室而夭長男聲越需次粵東縣令遽卒於寓館孺人悲
感存沒疾日益深遂以不起時嘉慶十二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也

論曰書傳所載剗股事大率出於孝子在婦人亦惟其
親或其姑耳舅則未聞孺人旣剗以事父又剗以事舅
一難也婦人從夫之爵莫不願夫之廡仕者蘊抒有倦
游之意孺人力勸其歸見識高朗二難也有此二難可
以傳矣因敘其略以資形史之采云

從妹汪安人傳

安人姓梁氏第三叔父直隸蠡縣知縣午樓府君之女東路同知桐鄉汪薌圃先生之子婦子牙河通判名洞之配也府君無子生安人教之讀書比於子性開敏文史多所通曉以此得府君歡心既歸於汪隨舅北行凡八年事舅姑如父母嘗侍姑疾不反室者數月薌圃先生旣丁內艱歸姑周宣人相繼下世又數年薌圃先生亦捐館舍宦橐蕭然大事疊舉安人哀毀中能相通判君薨喪祭事誠慎無失禮服闋後通判君奉檄關中安人家居條理秩然中外咸鄙咸稱之絕甘分少教子女

慈和有法度通判君改官直隸始迎安人京寓屢署劇
邑政煩以困寓內事咸安人理之無內顧憂年方壯積
勞內傷得失血症幾殆者再至嘉慶十三年冬通判君
奉檄往他邑安人遽以羸疾殞傷哉時十二月十日也
生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年才四十有三子一
任梁女三長適歸安王丙餘尚幼安人少既好學長更
篤嗜暇輒手一編嘗輯音韻纂組若干卷搜羅頗富論
者比於錢諷陰時夫書爲詩亦婉約可誦言閨閣才者
有取焉安人爲不死矣

梁同書曰午樓府君之沒距今三十餘年癸亥秋妹將

北去來杭州與予諧別殿室之感相對歎歟府君少予十七年予較妹年倍之又過焉今乃爲作傳子將何以爲情乎是則可慨也已

洞霄宮貝法師傳

師諱本恆字常吉姓貝氏淮陽人蚤失怙恃年十七堅志慕道投武當袁正遇爲師度爲道士袁化後訪茅山乾元觀求王崑陽律師授脩真戒律遂南游浙江康熙己亥結茅於武康之高池山參元靜鍊得祖炁符籙施符濟人祈者響應時通元觀沈月光法師負重望往來談道多所契合四方道俗受師之益者羣以真人稱之

雍正己酉雲間朱椿通守金華採石駐武康患瘡久藥不能瘳服師符卽愈因訂方外交朱一日以祿壽嗣三者問師師笑而答曰祿當顯位壽幾耄耋嗣則難得而晚也後皆如言乾隆乙丑餘杭邑侯及紳士延師來主洞霄宮丁卯仲夏會臨安疫獄囚皆病請師禳之得安次年虎畫搏人獵者被傷不敢犯師徒步往猝遇虎於道喝勿傷人虎頰首避自是患遂息杭州榷關使者瑞公病隔醫罔效走書幣致師師知其不可治也辭不往固請乃往時戊寅八月朔連服符九日而病少瘥是月恭值 今上皇帝萬壽山中啟建祝釐道場師以

是辭歸瑞躍然曰盍使我全愈亦得應期望
闕恭祝聖壽師書符三道服之果遂其願跪起如常人蓋師之神驗類此者指不勝屈師住洞霄數載歲在辛未時以殿宇頽廢將募重建是冬適遭祝融爲灾無塵殿一燬無遺師曰興廢遲速有數今殆非其時也惟念本山舊有志乘年久散佚若不及早捃摭則文獻無徵乃延錢唐聞人儒爲之纂輯刊刻成書以示後人俾有志興建者將以是爲嚆矢耳復慮常住山產久且蕩析無攷所存什一彙爲一冊手定章程世世遵守標其目曰萬年香火冊而自敘其事於簡首師之有望於後人者意

良厚矣師之學宗郝真人先明易道之原晚造神仙之
域嘗示其徒陳仁恩云欲明性命之理不外周易誠能
壹志靜參久當自契於是仁恩奉教垂三十年得明其
旨撰成周易參義黃老旨歸二書可謂傳得其人也師
將辭世預屬仁恩云山運剝復之交當有起色汝宜靜
守莫慮缺乏雲客往來常須接待上志之士尤宜供養
久之自有當道護持復振仙源也於是出柿數枚畱餉
陸濟蒼卽口占偈云六六經翻元洞九九丹傳鉛汞仔
細端求一竅子縣密調停兩鼻孔胡麻飯破衲裰七十
餘秋江南江北咄八百龍沙一一客畢竟到頭甚麼說

歸來無事任逍遙何處風光不自得仁恩侍其旁書甫畢而師化去時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也距生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世壽七十有一逮三日師猶面色如生適陸濟蒼至自當湖爲封龕訖建塔藏於本宮後山方丈之左陸濟蒼者龍門道士陸清微也今仁恩徒孫張禮恭重修宮志乞余作師傳列之道真并鐫石嵌壁以垂永久乃撮其略而次之如此并系以贊

贊曰前有靈一後有凝真越五百年貝氏再振忝清派
清手握紫雲驅走帝子喝辟山君唯壹故靜唯靜斯神

默契元要而匪墨云人棺上天巾几常存鏤石幽山標示後塵

鳳麓庵募鋪大殿地甃油漆門窗疏

鳳麓庵爲城南焚修最勝道場自明東輝果上人創建精廬栖禪於此歷今二百五十年住僧三十有七世可云盛矣然而經營之始僅加斧木歲月既久遂見傾頽比年以來僧人惟哲插草倡緣沿門托鉢啟建後殿裝飾金容華嚴之樓閣重新東土之璫琉璃再現善哉善哉斯固人天之呵護有時抑亦衆生之功德不淺惟是寶相三身常資供養懺堂十笏未盡莊嚴白版門扉嵐氣

鬱而生菌青珉柱礎春雨漬而封苔一繩之地無多方
尺之文悉圯試看老僧拜處依稀之鄰影恒凹倘逢學
士來時破碎之花陰易舛而且雲窗漫煤尾飄蕭故紙
之風松牖網蛛絲黯淡冰油之色以茲二者復閱多年
非無守門之蜂常虞寇汝亦有徒瓢之犬何處銜來今
僧人惟哲一簣之功未成衆擎之願斯在乞余倡導以
代檀施王舍城中豈少信修之須達耆闍山裏誰非喜
捨之蘭陀慨施淨財同圓勝果飭烏曹之伎運彼陶埏
鳩申屠之工加之丹艘則窗舒意葉不殊八萬四千寶
裝室布天花便是廣一由旬金版功實深於作鏡事或

例於送扉在不佞有意拋瓢用作疏頭之請而我善友
力能捨宅何難彈指而成

接待寺募緣疏

釋氏之教非吾儒所許顧余嘗謂其有裨儒術則接衆
叢林之說也世間執業之徒偶爲行旅所苦飢寒所窘
同類不之顧塗人不之恤而十方雲水者獨無慮焉挑
包擔笠不遠數千里而往得法外之施有如歸之樂抑
或馬流經行村市衣不蔽體食不充腹其不爲餓殍暴露
千萬所不能庇者而叢林得而大庇之其功豈淺鮮哉

然亦有難易焉吾杭五山諸刹竝接僧衆其間爲名勝之區爲香火之社爲車駕所臨幸爲冠蓋所遊集齋廚有長生之田官司有歲修之費固宜長峙名山歷劫不敝已若夫省城內外叢林或居市廛或鄰鄉僻不過家一盞飯僅可以給數僧卽或人一簀土又烏足以裨九仞有廢無興有衰無盛必至之勢也然則具有諸苦而猶能揩拄三門經營衆食數十年如一日者豈不更難若今城北隅之接待寺始自南宋經元兵火明末復建國朝康熙中補陀賜紫沙門別菴和尚來主是席恭遇聖祖南巡賜以御書聖因二字額遂爲

城北諸刹之冠繼此隆日起代有振興至文學上人而願力益宏規模大備廢者靡不舉頓者靡不完闕者靡不補贖後房置下院修寺志功成而退不以自私厯今又三十年殿宇牆垣未免頽圯而上人固巍然如魯靈光也因慨然曰此身一日不滅此事一日不了寧忍以退院老僧坐視其敝而不亟爲之謀乎爰扶杖入城乞余輩一言以爲檀越之倡夫佛之光明顯晦有時人之年壽非可倖致上人年躋大耋而神明不衰以有爲法證無上諦以壽者相行菩薩心豈非天假之於絕續之會以成此一段功德乎是用普告同人力爲佽助朱

提赤仄白粲紅鮮竹木之植陶埏之屬各從其便多
益善庶使一切衆生皆得住無漏之天託有情之宇而
吾儒術業所未逮者且藉是以補其憾焉豈不美歟是
爲疏

仙林寺募緣疏

吾杭琳宮梵宇大率緣山瀕湖擅名勝之境走城鄉之
人而瞻禮之遊覽之修復之舉亦因之易爲力叢林在
城市中者無林木以恣遊憩無流泉以娛清暇而閑菴
禮佛之徒又率之吳山之三竺精藍咫尺或日往來其
門而終歲不一謁上方以故仙林大慈恩普濟講寺數

經焚燬而積久未議復建非邦人士遜於財也蓋亦有
由然也然而佛教所宣無間喧寂廢則思舉道俗共明
寺始建於南宋高宗時洪濟法師卜金仙氏之居爲宏
教傳法地築戒壇於其中敕額曰仙林理宗朝本無裕
法師主講席廓而廣之改額仙林慈恩普濟教寺慈恩
名寺在唐顯慶仙林曰慈恩者以洪濟遠續慈恩奎某
法師之教負衣像行脚南來者也宋末枯巖榮法師復
建萬佛寶閣蔽日插雲昈昈赫赫爲闡城諸刹冠入元
初愚極壇主承帝禮遇益拓寺基益新僧堂於是奉敕
增額曰仙林大慈恩普濟講寺歷明至我朝四百年

來一燈相傳代有古德而鐘魚梵唄宣唱於塵囂闐闔
間清俗夢而覺愚心且以作城中地勢之鎮功更在湖
山諸古刹上雍正之末及乾隆初年寺兩燬於火獨大
雄殿巍然僅存近復遭祝融氏之災空諸所有斷砌頽
垣龍象不振過者慨之寺僧實蹤獨發宏願立關募衆
雖檀施坌集而工鉅費縮不足以歲事因復徧叩十方
凡諸現宰官身現居士身及一切善男子女各隨願力
打破貪慳贊厥成功垂之世世祇園布金則如來可見
卽一樣片瓦亦足爲佛門結一因緣又況上闡我佛之
宗風追復最久之古蹟重壯城市之形勝一舉而三善

備焉者乎寺毀廢而不思復寺僧之過也募之而不以應則亦邦人士之恥也夫舉大木者呼邪許余因實蹤之請爲邪許之呼亦願有力者見助云爾

花腴石瘦廊賦

并序

綿潭山館者秀峰汪氏別業也枕巒帶渚曠如奧如架構幽奇登臨勝賞陋廁信小園之賦比王維辋口之居主人於是平章風月跌宕琴尊早歲浮家結騷壇之縞紵中年入洛委幽贊於簪裾時則有若嵇阮名流山王貴侶烟驅墨染點翰舒牋贈以瑤華鏤之珉玉張功甫南湖桂隱一一標題顧阿瑛玉山草堂人人畱詠可謂

步新月山集卷之二
山水有靈亦驚知已蟬冕所映彌有光華矣僕也春廡
鄙人斲窗故伎詞無藻繪文不凋鏤小景分拈媿乏倚
廊之句勝情夢遶難追卻月之吟迺爲之賦曰

爾其山高洞啟山堂窈幽沿莓逕以紓步厯茨室而凝

眸莓逕茨室山館所題額則有重檻偏駕斜桷平周遙望若界天

之雌覓仄虛橫如踞地之潛蚪旣繚而曲亦陁而修乍

連延兮廣廡遂纏屬乎重樓白太傅明月三間方斯太

福韋端已斜陽七步未足云侔於是杜陵五株之樹庾

園四時之花周環夾植旁羅分葩百葉重臺生紅浥露

倡枝嫩葉淺碧舒霞垂落格之藤千條旒綴綠暎護

階之草一道裙斜若夫高高下下花倚巖而攢幽恠恠
奇奇石承隅而接雷割太華之尖堆南山之皺雨漬額
兮髮穆穆雲蒸腹兮乳滔滔甲乙不數奇章之評洞穴
出自米顛之袖斯時也或倚檻而長吟或巡檐而却立
最宜看畫如聞響屨不施臆牖風冉冉以香來只隔闌
千月依依而影入石對點頭花迎笑靨竝寫照于廊腰
狀窺人于簾柙虛明而游目無遮宛轉而襟情斯愜況
乎廣地聯聯高齋處處牕前之列岫排青門外之通波
流素石漱而泉源出沙頽而山骨露高林大株則時鳥
常鳴野屋疎籬則秋蟲不去又豈某丘某樹足以盡其

步雲房遺集卷之二
奇而一房二房所能窮其趣哉

檄狸奴文

家有常畜維貓與狗貓職在捕狗職在守狗義而勤貓也則否貪爾腐糧曰爾之赴同眠鼠穴而不汝咎溪鮮爲餐勃荷爲酒秋榻分氈春閨伴繡憐爾蒙茸跳蟲逋藪薰以桃枝敷以草薺婢倦揣探奴愁抖檄爾嬾且驕撩天展肘陽生之初陰動而後或羣或友相呼交吼厥類實繁一歲再穀東家西家餌汝則受鱗鱗屋瓦掀翻牝牡捎花落茵爪樹成縑觸冰甌饑窺星罶跳我鳳于嚇我鸚母爾性胡殘主恩良厚偉哉狸奴凡畜誰偶

韓盧宋鵠不聞聘取獨爾之來裏鹽穿柳號充獅兒覩
尊虎舅亦踞几案亦霑升斗附熱門東乞憐座右擁鼻
騰聲容頭疾走生高明家死婦女手酣豢一生竟保汝
壽昔有義府宜其比醜

與張芑堂論書

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
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歸之耳芑堂精心書
道勤學好問不敢不以所習告

芑堂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如何山舟曰當與
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

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筆若游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筆壓紙筆不著紙所以妙也

芑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極軟筆自見譬如人持一彊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僵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只知指運而竝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羲之之背後掣筆政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謬巧也

山舟曰藏鋒之說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畱得筆住不使直

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山舟曰柳誠懸云祕塔碑是極輒筆所寫米公斥爲惡
札過也筆愈輒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
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鉤至末一束
再踢起下垂若鍾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鉤如拘株矣
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正是不得不刻刻把
持以輒筆故設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

山舟曰筆要輒輒則道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
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山舟曰書家燥鋒曰渴筆畫家雙管有枯筆二字判然

不同渴則不潤枯則死矣今人喜用硬筆故枯若羊毫便不然

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蘭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鉢

山舟曰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當臨寫時手在紙眼在帖心則往來於帖與紙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

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偶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

山舟曰寫字要有氣氣須從熟得來有氣則自有勢大小長短高下散整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卻著不得絲毫擺布然後自知

芑堂問曰中鋒之說云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爲我一縷筆尖所使雖不中亦中近日江南程易田通藝錄筆勢一條講得最精前人未曾道過

山舟曰亂頭纏服非字也膠鬚鬻面非字也求逸則野

求舊則拙此處不可有半點名心在

復孔谷園論書

羅飯牛名牧江西寧都人以畫名能詩亦工楷法其爲人敦古道重友誼宋牧仲高其人作二牧說贈之此張瓜田畫徵錄所載今據所刻黃庭數行未免甜俗無書卷氣看來其胸中無所蘊釀不過一作畫題詩人耳向亦未聞有著作其不避廟諱則草野無足怪者舍下藏上賜倪元鎮小山竹石樹卷御筆親題其上附倪小楷黃庭內景經全卷不下數千字真逸品也惜筆畫甚細不能雙鉤卽鉤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韻以

視羅去而萬里矣因賜物不敢遠寄賞鑒姑俟之異日之緣也

葦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小冊前五版最勝破邪論序意致亦佳尊意獨不甚愜何也竊謂痛快多而沈著少一語痛快沈著唯米公能當之卽所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八字妙諦亦卽古所謂藏鋒是也下此學米者如吳雲壑可謂痛快沈著形似神似無遺議矣而骨髓內尚微帶濁可見四字能兼原不容易況近今之人乎近人書儘有初看平平或看似淺露而細看久看不令人厭此卽

是沈著能然不必定於停頓道鬱處見長也總之古今人不相及自晉唐宋元以來便厯厯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盡以古人衡之則無完膚矣卽如南宮之妙若云古穆兩字便已隔塵蓋運會爲之性情爲之不可彊也設使彊而至於古穆則墨豬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定武蘭亭如麒麟鳳皇久不可見矣在唐人自見之者多而褚登善卽用我法行之全不似定武面目其勢有不能也而名公亦定不肖爲腕下之鬼所縛取其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輩評書似亦只宜如是不審尊鑒以爲何如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爛惡之狀不可耐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羲字誤羲又詩羲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晉人墨迹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百年之後而妙跡隨烟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跖壽顏天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間貴耳者多康瓠鼠璞幸而爲豪家朱戶所收遂得久祕卽遇識者或掩口盧胡不欲遽下雌黃以敗人興往往然也天瓶先生跋但載董公臨本云云而不置優劣未必非當日爲貴人所逼下此瘦語巨眼人幸弗以一時憑愚護短更爲前人畫蛇足也

米陰符經果佳小字中有尋丈之勢有鈞石之力亦有
爲摹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羣玉堂各札刻皆佳較
官刻頗勝蓋官刻濃揚亦一累也

天瓶楞嚴修釋序橐亦妙後幅更勝前紙尾數語尤妙
蓋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處自然之妙流出天瓶先
生從顏法入手顏用弱翰而先生用彊筆莊楷之作往
往不如行書以此十二兄親炙天瓶之門其所見不審
與愚揣有合否

米公蘓湖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
真記僕以爲是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既不可信書亦不

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閣米帖中非鄙意所愜也

西溟書尊處有小冊及破邪論各種僕處所藏金箋冊無足論矣畢竟是供官之作減人意興然是老年筆較它作更蒼且其字裏行間全行已意無一些對 御矜莊之色亦足見前輩意度政是不凡若在今日必倩所謂黑光長者爲之大小分寸不爽殊失風雅矣故特奉寄一覽

祝京兆一札僕所至愛用筆圓遒蒼秀可以見其行書大概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肖落唐以後一筆園記直風馬牛矣惜其妙處非摹勒所能到耳

步雲月道集卷之六
張伯雨詩一幅乃張芑堂所藏屬寄尊處品題上石者
外舊箋一并乞寫跋

松雪和潤寬博之筆從二王來唐宋人駿厲嚴肅多以
法勝得晉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帖所刻多過熟熟中有
生者乃佳往在京師見松雪臨皇象急就篇墨本項氏
所藏真古真厚又見蘇州蔣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冊
卽用竹紙寫筭摺作寸許闊末有騎縫月日花押用筆
秀絕寰區無一點圓熟習氣此人間未見之趙字實從
來至妙之趙字也見此二種則趙氏諸帖皆可廢不知
何以尚未出人間也

僕有米臨哀冊帖一本首行有史鑑印章史字明古在
明爲極精鑒賞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紙拓皆工尤爲
可寶世間獨不傳想以其無款然逼真是米臨又蘭亭
一本疑是鬱岡齋初搨臆定爲米虎兒所臨真逸品也
竝寄與大雅鑒之

唐碑中蘇靈芝一派最俗誠然然不可解者豈獨此耶
卽北海雲麾碑魯公明遠帖妙處亦不知之至若柳公
綽武侯廟碑在唐碑中有晉法者雖非至佳未可厚非
也

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則易

傳賞鑒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
松雪之字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如上所說兩趙書
是也前年之秋袁簡齋先生來湖上得見山谷書李青
蓮詩不全卷紙本無款字作懷素體間有二二筆露本
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厯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
但聞其說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借畱案上
半月不忍舍去始知凡刻山谷本色字皆非其至而凡
帖所刻懷素滿紙惡習始終是酸餡氣非士人本領其
卷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知歸於何所遂不復能
問津矣因思此等字必須墨迹一上石便失神氣故石

刻中多不傳或當日懷素亦不至如是之惡因刻而加惡亦未可知也

答陳蓮汀銑論書

學書一道資爲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足下有用筆之資而又好學勤問不思不進但臨池時最忌憇恍塗抹神氣不屬時停筆可也總以寫楷書爲要并以愛看愛讀之書鈔寫爲妙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承問一氣貫注非行草縹連之謂只是一箇熟習自然草蛇灰綫成一片段須熟後自知不能先排當也華亭彈琴著指便韻之說卽是筆資之說足下竝不拙

鈍又何慮此

心正筆正前人多以道學借諫爲解獨弟以爲不然只要用極軟羊毫落紙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淺恍惚之患自然靜矣

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帖不論晉唐宋元雖皆淵源書聖卻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隨人所取如蜂子采花鵝王擇乳得其一支半體融會在心皆爲我用若專事臨摹泛愛則情不篤著意一家則又膠滯所謂琴瑟專一不如五味和調之爲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則易以古人之法束縛我則難此理易明無所爲何者

爲先何者爲後也

前人專學閣帖以其最初本誠然我輩所見一翻再翻豈是最初面目果然精帖自不同不曾見過不知也弟曾見過一二種故知之星鳳太清卽一翻再翻之物據鄙意不必以其閣帖便震而驚之也

漢唐以來皆重碑版大率顯宦居多若名不聞於諸侯并不著書人姓名董尚書筆迹徧天下而志傳少者位望太尊非數百匹綢不可得此是古人陋習劉父之所擗金也近來志傳愈多本不足重而弟以拙劣徇人之請又何堪矜重若以爲因此媲美前人則適足令人

掩口耳

落筆快則意出此意字是藏真自敘帖內云云全無巴
鼻自然流出者若意在筆先大有分別

漏痕釵股不必定是草書有之行書亦何嘗不然只是
筆直下處留得住不使飄忽耳亦不是臨池作意能然
擬山園帖本不足取至扁聯闡入古文鐘鼎則大謬矣
皆好怪者變相亦所謂以難深文淺陋也書體只有平
直中正自古無他道

本朝書家姜何汪查陳各有至佳處大率多宜於小字
而不宜於大字君所見不過尋常所傳其絕佳處雖名

家豈能一一皆好生平原不過幾件是精到之作亦不自家做主得來要紙好筆好墨好天氣好精神好心緒好古人所以有五合五乖之說上五家各有所習未易軒輊得天尚書有刻意見長之病若出自率意者儘有神妙之作大概我輩所見古人之物皆非其至者故有出入褒貶若論其本事皆不可及非今之人所能望見肩背也

弟書自慚而足下好之弟殊不解弟非自謙實見得古人與前一輩人皆比我高數倍蓋其神明意度間有異也弟並不自解則學問深淺爲之耳今則已無及矣可

歎也

與溫一齋論書

尊夫人臨帖二種可謂勤矣出之閨秀實所難得僕細
閱之一筆一畫尚不能受我驅使則筆之一字於胸中
未化也語云爲高必因丘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
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麤能自書矣卽當盡心作楷
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
熟熟則骨力彊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
好無論晉唐把翫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
爲高之丘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

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千百年後視
古人不啻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聲教於
圓穹能乎跬步間探消息於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
知也古人何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厚薄興會
有淺深宋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只寫得自家手腕熟或於高遠
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眞耳目口鼻尺
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僕嘗謂帖宜置几案以自
表發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猶之汗牛充棟之書不
禁人看不必皆背誦也能背誦亦書厨之續耳何益之

有足下之書已臻熟境但字裏行間尚少馨控縱送之致則氣不足氣不足則留不住貫不下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閨閣中自有朋友互證之何如

頻羅庵遺集卷十

錢唐梁同書

題跋一

跋趙獻甫之琛額拓漢王稚子二石闕本

蜀中王稚子雙石闕舊本久不可得趙子獻甫取敗額用畫家直掉下擢之法渲染出之毫髮不爽其神采煥發居然與精拓莫辨大奇大奇殆將與戴安道作鄭康成碑並流爲佳話耳

書嚴衛郊藏定武本蘭亭冊後

香光居士云蘭亭最重行間章法予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尚有以草體

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歟乎
予特愛其語然則世之學蘭亭面者固未嘗於行間章
法有毫釐謬也知此可以學蘭亭并可以學他書嚴君
衛郊以定武本裝作袖珍冊子見示有移接之法無割
裂之弊遂錄於冊尾

跋段若膺玉裁所藏舊搨蘭亭

禊帖自河南後臨者不下數百家大率各出機杼不爲
定武所縛然意趣勝而鋒穎露矣此本用筆不規規蘭
亭而面目迺古渾樸得未曾有其爲唐摹宋拓無疑得
此則世傳定武本若土龍木偶者舉可廢也

跋蔣秋吟詩藏廟堂碑舊拓本後

廟堂碑無原刻蓋貞觀間已燬於火也亦無足本山谷所謂唯崇輯子雍家一本未斷闕餘張福夷蔡致君皆以摹本補綴云云也秋吟藏此本真舊拓不可多得惜前後脫落顛倒處多安得康熙內府重摹墨跡全文本校勘而編次之斯爲快事耳秋吟不日入京當留意焉或不難一遇諸賞鑒家也

校補舊拓廟堂碑全文跋

永興廟堂碑原刻據前人跋貞觀間已隨廟火燬世所傳皆翻刻一在西安一在曲阜一在城武一在饒州之

錦江書院曲阜錦江世鮮揭本城武刻法微弱惟西安
本盛行卽朱王彥超重刻者然此刻全本在山谷時已
不可多得所謂惟崇輯子雍家一本未斷闕餘張福夷
蔡致君皆以摹本補綴也是本爲王氏舊藏殘缺較少
予曾見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內府重摹墨跡全文
因以城武本校補六十八字內府本廟堂之碑上有
孔子二字復從舊揭西本中翦取二字補之碑中及金
冊句以及爲反垂範百王中脫於字昔人已論其翻刻
草率不敢增易以仍舊觀金薤琳琅載闕字百六十有
九王良常以城武本參校尚闕四字今首尾居然完好

亦一快事又按 內府本係墨跡入石無相王旦書額
一條今仍彥超本之舊存之裝成爲記其緣起

書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搨本後

永徽元年八月弟子褚遂良書

良書維唐咸通四年歲在癸未八月辛酉朔廿一日辛巳建立鐫字湯惟嚴

陀羅尼石幢所在皆有多不著作書人姓名此陀羅經
自應與石幢祇書經呪者有別但河南筆法尚勁利細
看帖內似是而非又兼用別體數字唐大家不應如是
疑仿爲之故當時不甚著名至二百年後始出耳然而
古矣可以備唐人一種書也

思古齋黃庭經石刻跋

董思翁云黃庭經以思古齋刻爲第一乃褚臨也淳熙續帖亦有之余見淳熙舊拓未有臣遂良臨四字知思翁非出臆斷惟以兩本參校續帖杖可扶此作不可杖續帖玄字皆缺末筆此獨否其點畫波磔亦不盡同筠廊偶筆載嘉靖間石出頬上古井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按唐以諸臣臨本頒賜天下學宮則此本原不必定出褚臨或如子敬好書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耶石爲流寇所碎僅存殘缺廿二行似此完善者不可多得寶繩姪其善藏之

宋帖跋

往予於先叔祖深父先生齋頭見舊拓閣帖石本也而
上有銀鋌櫟紋相傳宋時賈相門客從賜本摹出故仍
棠梨之舊至今卅餘年來所見無逾此者今春景高孫
君偶於西吳舊家購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蘚用好手
椎搨一本示予精采煥發絕類宿覩因訪覓前帖檢勘
一過凡字迹波磔石片剝蝕之處無毫髮差殆宋刻原
石無疑可寶也惟失去鍾繇及謝萬書數百字或謂宜
補完之予曰舊刻闕亦何病况延津合浦來自有期寧
不可俟之異日耶

古塔殘經跋

予曾見王錯所書殘經數片楷法峻整類歐褚字稍大每葉縱廣才二寸許紙亦縣厚與此迥異原籤題鍾王固非鐸石翁定爲王錯恐亦不確大凡造塔必寫經以鎮之或出自它處壞塔中非卽琴泉寺物未可知也

王述菴昶所藏閣帖拓本跋

閣帖傳刻多矣近世所行者大率以肅府本爲最然歲久漫滅半由於擅椎之未善此述菴司寇官陝臬時親至其地命工湔刷而爬剔之不惜工費用佳紙墨摹拓數本貽友人外自藏其一其鋒穎珉堦具在雖新拓勝於舊者多矣一日晤述菴於萬松書院出以示予遂識

之如左

余景山秀華重刊呂祖九品僊經拔心寶懺跋

呂祖九品僊經三卷拔心寶懺一卷吾浙絕少流傳仁和余君秀華以重貲購自山東濟寧來鶴觀而知其原版漫漶殘缺不可復印也因爲重刊於浙復介何君烺求跋於予予觀呂祖諸書非徒崇尚元機每以性命之理忠孝之旨教人足與聖賢經傳相發明而此書之垂訓尤爲深切呂祖儒者也是經卽作儒書讀亦可則余君刊布之功豈淺鮮哉

題溫一齋糾唐貝冷該隸書碑釋文跋

右碑文義拙奧隸法亦沈古作者書者皆不甚知名又海隅僻遠無椎拓者宜千年之物尚有存耳然不遇深心好古如一齋者又安能手揭數紙詳考其始末并釋文得十之七八不可謂非是碑之幸已而予以垂盡之年得摩挲其漫滅之迹而一一尋繹之一齋之教我良多也爰是跋其釋文之後以志吾幸

題溫一齋所藏舊畫美人殘幅

唐以前畫者多圖人物如歷代帝王聖賢列女各繪半身蓋以人數多所重在图形也此卷大約取古來色藝並絕者類圖之不止於此或疑爲十美圖者非也寶繪

錄載南唐周文矩十美圖前人跋語贊其樹石屋宇布置精妙則非半身且不必有指名可知茲則一一約畧可按如玩玉環者疑太真身戎削者疑飛燕題園扇題紅葉者疑宮人與班姬惜其全卷零落只贅此耳中間尚有舊裝隔水綾甚無謂亦足見前後失去者政自不少其衣紋而相筆墨入古斷非宋以後物墨妙樓主人其寶之

跋汪季懷瑜所藏宋搨戲魚堂殘帖

此卽臨江帖也劉中叟摹閣帖十卷刻於臨江卷尾去篆題而增釋文當時謂用工精緻可亂閣本真跡者後

惟慶元間四川總領權安節曾重刻之蘊縕既久慶元本且不可見况劉初摹本乎雖前後闕失僅存四五六冊非生有金石之緣者烏能寶而有之乎中叟崇寧中御史有書名善摹古帖戲魚臨江所居之堂也

跋江眉居衡舊藏米書九歌帖

襄陽天才縱逸書法不受古人羈束獨九歌應規入矩得蘭亭洛神遺意此禪家所謂正法眼藏也學米書者不由此入將不墮魔界者渺矣此本爲眉居士藏快雪舊搨中脫數字今歸嚴君衛郊嚴君多才而好學以予會臨此二十餘本屬予題之遂略識於此

王味陳真望刻米帖跋

法帖中彙一人而成帙者唐之澄清堂帖十卷皆右軍書不可得見矣今則東庫二王帖外唯宋蔡端明書流傳較夥古香齋刻大小行楷四卷稱精備焉他刻雖卷帙繁富每一代一人多不過數種而此一人之書又或所收有彼此之殊摹勒有美劣之異好古者欲專有所師法慮未足以攬其全而掇其奇也味陳方伯酷愛米老書下筆有中郎虎資之似因集諸名刻中米書檢其尤精者命工雙鈎之釐爲四卷居然海岳大觀以視曹之格所模寶晉齊帖應無多讓焉古人遠矣不得見墨

述石本卽其眞面目搜采旣廣決擇益精後有愛米者無俟徧購而泛索之洵一大快事也刻未竟方伯移節蘭州屬予督成之用識數語於卷末

王味隙刻米帖四集跋

味隙中丞刻四集米帖竟予見之碑工所竊歎中丞公嗜米之篤而收米蹟之富也當其第一刻成予爲跋之初不意其有二三刻更不意其有四刻也世眼視之疑此中或有贗鼎者而中丞公神與之契鑒賞在筆墨之外謂非米老那得凌紙怪發乃爾予因思元章守漣水時楊次公廉之米於袖取一石嵌空玲瓏洞穴皆具又

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
之巧次公乃攬其最後者以去予不知茲所刻者果天
劃神鏤之巧者耶抑天劃神鏤之巧者已登於初刻二
三刻而茲特其嵌空玲瓏疊嶂層巒者耶然其爲米老
所愛則均也笑語碑工此老何不幸而爲次公奪其所
愛今又何幸而寸縑尺楮爲中丞公收拾殆盡幸不幸
其亦有數焉存乎其間耶客有以語公者公曰是即可
以跋吾四集米帖矣因筆其說而附之石

跋宋乾道四年汪聖錫刻蘇帖三卷

放翁題跋成都西樓下有汪聖錫刻東坡帖三十卷又

一跋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癸亥九月三日記云云按乾道四年至嘉泰癸亥政三十餘年所謂十卷者卽三十卷中之十也後陳眉公刻晚香堂蘇帖二十餘冊搜羅富矣乃其跋云成都汪氏本自務觀去此已四百餘年不可復見嘗訪之宦游其地者不復能悉其有無存亡爲之浩歎今觀此三卷中家信及友朋書問多諸刻所無而其精采奕奕如新脫手尤諸刻所不及安知非卽放翁書髓中物更歷二百年而忽然一現此殘鱗

贊甲乎是可寶也江村跋中書髓一語作妮吉齋所編
殊誤聖錫汪應辰字信州玉山人曾爲四川制置使知
成都府見宋史本傳故宜刻在成都今帖爲楓涇謝氏
所得畱敝齋將一年繙閱凡數十過輒詳記之如右

宋孝宗詩翰跋

載趙晉
齋魏所

高宗傳位孝宗後在上皇邸二十五年日以翰墨爲事
嘗以臨蘭亭賜孝宗云可依此書五百本又淳熙間孝
宗御書進呈太上曰大哥近日筆力甚進帝王臨池之
功至如學士小生者唯孝宗爲最是以筆法淵源有自
此二十八字雄渾邃穆有龍顏日角氣象斷非常人所

能貌取寶之寶之

宋李迪鵠鶉畫卷跋

河陽李迪宣和紹興間有聲畫院最工花鳥全時王安道衛光遠曹瑩輩皆師之此卷生秀有致不讓黃徐弗玩視也

宋張樗寮楷書卷跋

樗寮書前人互有譏評然法書自鍾王以降千態萬狀不離其宗獨樗寮以偏師制勝不可無一亦不能有兩世間流傳最少此卷大楷千二百餘歷五百餘年僅卷首數字剝蝕尤可寶也

此卷藏桐鄉金氏裝裱尚出明湯時清手尾紙有其
印記

跋楞察引年帖卷

楞察書前人斥爲謬惡是也然古來書家有不可思議處卽有結習未化處不當執定鏡以求西子也如襄陽以顏柳爲惡札畢竟是米老失言襄陽能爲顏柳大楷乎至於東坡書常帶僵筆明人多有此說及見宋搨乾道間汪聖錫成都西樓下刻帖始知骨撐肉肉沒骨二語真畫出頂上圓光也山谷生硬僵一種自來論書者本不甚稱但稱其最精懷素體不肯輕與人作倘不

見李白詩殘卷又烏能確知其妙也松雪力追晉人不落唐格未免有過圓之病然其與妻母各札子所謂生中有熟熟中有生真不可多得上件皆經目驗遂敢鑿鑿言之然則其他可以類測矣榜察此書在墨迹中無出其右圓渾處全從二王得來其縹渺處飛行絕跡意到而筆不到想其下筆時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故看古人書必須墨迹方見真精神真魄力一經刻石便去而萬里玉虹摹本具在出自谷園手定尚隔數塵況其下焉者乎宜吾友備之一兄心醉不肯釋手竟重價購得之也君得之而我且得頻觀之可無漁郎問津之

歎是又垂死人眼福私心所竊快耳故不覺覩縷而爲之跋

跋樗寮書劉元城語錄後

右張樗寮書劉元城語錄一紙明李太僕曾類刻於棗木板上今全帙歸壽松堂孫氏此帖首尾已斷爛不完獨紙本經六百餘年翰墨如故爲友泉施君彭齡得之可寶也卷末名印後人所加裝時宜去之古人真跡自有識者又安藉此作證也

樗寮書華嚴經第三十六卷跋

向聞潮鳴寺有戴文進功德畫若干幅不聞有張樗寮

手寫華嚴經也是冊不知又從何處流傳到此雖全經零散僅存八十卷中之一而閱世六七百年紙墨如新不可多得住僧當善藏之永爲湖鳴鎮山之寶

跋方回書洪忠宣忠貞日月祠堂記

虛谷此記誠有如劉文清所跋云云者不可以其人品之劣而少之

書鹽橋宋蔣侯廣福廟碑記跋

廟自宋至今不可謂不舊矣而碑碣無一存焉大率屢燬於火之故里中好事者嘗集侯行實一冊止載咸淳年封牒一道明人碑記數篇皆不知名之人本朝康

熙初林璐爲之記亦未見石刻近閱王曾祥文集有廣
福廟碑記蓋乾隆辛酉重脩時作冊竝失載則知宋元
以來名迹散佚無考宜也王記距今又六十年廟中香
火逾盛橋東西市塵鱗次按日率錢并遠近善信施捨
不絕拓廟宇修蔣村神墓獨無碑記以傳永久可乎予
故爲補書一通俾董其事者壽之石

洛靈宋寶記跋

右洛靈宋寶記載寒村先生集硯亡久矣今年春先生
五世孫簡香徵士勵偶得之市上證之此記製作符合
渾朴可覩其爲先生故物無疑因屬某錄之將勒之石

以志先人手澤先是二年前簡香以家藏一硯顏其所居亦某書此又在二硯之外者也

題壽松堂孫氏所藏趙文敏書昌黎師說冊

此冊佳在流宕寬展無世俗趙書一味圓潤之習臆定爲眞迹之次當有印吾言者

陳無軒焯刻趙文敏飛英塔詩鉤本跋

吾友無軒於乾隆己亥自都下攜同年覃溪閣學

翁方綱

所跋趙文敏飛英塔詩鉤本歸若欲勒石塔下而東西奔走未遑暇也迺謀於君之同里汪君尚仁伐石選工鏽刻如右覺文敏妙跡覃溪雅意與無軒好古傳後之

誠俱追琢出之蔚爲吳興掌故其爲功匪淺矣予因無
軒之屬而識數語於未

元俞紫芝楷書悟真篇卷跋

三十年來此卷凡數見主者索價太高竟不得售今歸
孫君誦芬傳曾予復得寓目如逢故人也莊潛菴先生
同生跋言紫芝佳處誠然并間用分隸法筆意頗爲近

古跋中未乃至字畫有與常體異者此是元人書派往
往意爲增損在晉唐諸帖之外不必定有所本也此卷
疑甚長分一爲二故署款二行筆跡不類爲後人所補
圖章亦惡劣特未攷悟真實有若干篇姑存臆說以待

後證我輩收藏名蹟雖片鱗寸甲猶且珍之況二千餘字長卷耶卽無款可也曩嘗見山谷學懷素體書青蓮詩半首無款精妙無匹有人以五百金購去具真識者固當如是耳

又

予初疑此卷不全未有實其說者後誦芬孫君訪得悟真篇全卷校之果少後西江月詞十三首則其割截爲二確然無疑也因就卷尾素紙如前書大小界烏絲闌屬予補錄之貂尾之續殊不自量延平之合或俟諸異日乎

又

跋後數年偶檢書畫譜載明郁達慶書畫題跋記有俞紫芝楷書悟真篇在黃宋牋上共七紙政與此卷合然則郁氏得時已缺後半矣不然前六紙皆每紙廿四行獨第七紙只十四行款反在第八紙之首割截顯然而款之僞不待辨而明矣去僞存真不礙其爲名迹也主人以爲何如因復識之

明世宗金鈴小犬圖跋

天河鈞叟明世宗別號也見萬曆野獲編則此金鈴小犬爲世宗筆無疑曩嘗於京師見宣宗仿宣和畫貓一

幅有西楊題其上其用筆秀麗明媚與此政相似幾暇
餘技精妙如此定非畫院俗工所能摹擬然書畫譜但
載宣憲孝三宗能畫而世宗無聞焉得此可以補前人
記載之闕

楊忠愍公與鄭端簡公

曉手札跋

忠愍奏仇鸞十大罪手疏棄井獄中與夫人家書予見
之都下用東坡挽韓康公五言三章韻謹題卷後今三
十年矣復得遇此札盥手敬觀實後學之幸也

楊忠愍公與王恭肅公手札石刻跋

忠愍此札蓋與霸州王遂者也遂明史有傳按公自著

年譜稱其肝膽相許若親兄弟故嘗有骨肉之託後公以言事下獄且死周旋終始唯遲一人觀札中云云勸其愛身俟時或公自爲後日地步未必無意也予好哀輯名賢尺牘此爲壓卷筆迹直類顏平原爭坐帖不可多得穆菴觀察張映璣見而慕之借摹上石遂爲識數語於後

楊忠烈公

憲疏稟跋

右楊忠烈公手書疏稟一通句容馮君得之書賈以示予惜失去後半四大罪予爲檢本集補足之中間落句誤字尚多想當時憤懣一書草草未暇點檢字細行窄

不敢校改使先賢筆墨更遭塗抹故仍之自有本集在也

明孫月峰詩翰并手札卷跋

月峰先生爲吾鄉一代聞人桑梓之敬與杯圈之慕均也予舊藏手札二紙今檢以歸景高兄孫仰曾裝之卷尾爲賢後嗣者宜何如寶惜也

明唐荆川尺牘跋

章草謹嚴而出以奇橫之筆覺生氣勃勃紙上此先生尺牘中最佳者已未末伏山舟同書觀時涼氣如秋襲人襟裏繙閱數過意致爽然

跋孫備之輔元所藏祝枝山詩文稟冊

此書深得晉人態度斷非京兆不能尤妙以無意出之
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正是此等筆墨

跋張芑堂燕昌所藏祝京兆書冊

芑堂告予曩得祝京兆手錄詩文稟一冊雖塗乙滿紙
而用筆特妙惜爲友人索去然忍不能舍畱其牘而書
背零殘數片裝以自怡予一見定爲逼眞其細如卷髮
盤旋夭矯圓勁而遒逸非京兆不能爲此書非芑堂不
能鑒賞此書亦非山舟不能證明此書也故爲記數語
於後

跋祝枝山與女小牘

右東爲予友所藏祝京兆手書真跡長卷內摘出以其不類也不忍棄去收而裝之東內稱母乃京兆夫人李少卿應禎之女以長卷內附有少卿與京兆札稱希哲賢婿故知之其賢女適誰氏不可考也

跋祝京兆行楷詩詞卷

明人書各有習常門戶獨京兆力追晉法得清和溫潤之氣故書品爲一代之冠此卷聞爲蘿軒老人翁嵩所集四紙中詩詞行楷體凡略備亦可謂苦心精鑑矣

祝京兆行書冊跋

董香光謂顏平原天眞爛漫得右軍靈和之致吾於京兆此冊亦云然

跋明李貞伯祝枝山字卷

京兆以小楷爲第一次則率意小行道媚古厚其見諸酬應詩文者多病緩散不精卓非其至也此卷爛漫一書到底不懈是何等精采未可爲不知者道也後附東啟及李貞伯書各件亦見有明一代禮文稱謂之眞朴弗以其尋常裂去之

爲張芑堂錄祝京兆與了菴師手簡跋

右吾鄉壽松堂孫氏藏祝京兆與了菴手簡一通字如

圓眼大政與石鼓亭主人前所示殘箋上蠶頭細書文
句小有別異蓋一清本一橐本也因爲錄出寄石鼓亭
以當釋文何如

跋文衡山小楷赤壁賦

蠶頭細楷不難於工整而難於游行自在筆若屈鐵世
之爲衡山書者以柔媚取妍皆贗也此賦作於耄年而
能若是政如射者之儀蒙失牆又如諸天共坐一鍼鋒
端不見迫近是何等伎倆何等神通可稱獨絕也